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
第三回 白老寡一進賁侯府 孟聖如初歲海棠院

凡傳記中，每述一事，必指某國某年，此洲彼縣，假托名目虛指地方而言。想來閒書雜傳，不同於正史，多係文人才子為現其所學或述其所懷而作。既如此，卻如何膠柱鼓瑟呢。我這部書中，也不說那國那朝，何城何莊，乃是說一個數世積善之家，禮樂詩書名門之事。累代世襲侯爵賁端，娶妻陶氏，生了一男一女，男名賁璽，娶妻金夫人。女名賁珠，也嫁了世宦孟氏之家。賁端早已辭世，賁璽依例襲了侯爵。

這賁氏家中，人口雖不多，上上下下算將起來，也有百餘口人，事情雖少，一日也有幾十件。開頭寫正不知從那一件事動筆提起，卻好咫尺間，有個芥豆大小人家，原與賁家有一點瓜葛故舊，這日正來賁府，所以由此寫起，倒是一個頭緒。

話說，這一小家子姓韓，家主韓老在時，為他老婆白老媽兒女眾多，賁璽因年過四旬方得了長子璞玉，惟恐難養，托其嗣眾，生下來便寄養在他家過了三日。此乃取古人「寄財於富地」之意。

一月正值殘冬，時近年關，白老寡的兒子二麻子，躲饑荒出外吃了幾杯悶酒，回到家中，掀起草簾子入來看肘，只見他母親蹲在灶門前燒火，妻子坐在小窗下補衣裳，兒子大腦袋在炕頭兒上趴著。二麻子嘔氣道：「俗話說『和尚這般唸經，母親這般哭著，父親如何能超脫？』母親這般寒磣，兒子又凍的這個樣兒，我這個日子如何能夠過得起來？」婆子聽了，敲著火棍子道：「自己跑到外頭，不知在那裡灌了你娘的血，揼飽了肚子，也不顧一家子的饑寒，虧你還是個男子漢！連老婆孩子都養不起，還只管跳躍呢！」二麻子焦躁道：「這年頭兒，慢說是我這樣一個人，就是興隆當舖也是發緊的咧！你讓我到那裡弄錢去養活老婆孩子？」婆子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就隨弄不到錢，讓你老婆孩子餓死不成？我是老了，若是年青，還強似你這個賴漢呢！」二麻子道：「那你何不施展施展你年青時候的手段？今年秋天把西場院的收成也典出去了，若不把南籬下的三垧地贖出來呀，明年連種的地也沒有了呢！這會子我看怎麼過日子吧！」婆子失聲笑道：「越說越嘔得人又好氣，又好笑。媳婦起來！把那只老公雞宰了。昨兒大腦袋要吃我娘家送來的那一筐子饅頭，我沒給他吃，這不是我捨不得！原要明兒進賁府走一趟，豁一豁老臉兒看看，得了好處你們別興頭，不得呢，你們也別惱。」媳婦聽了，跳下炕來看了一看箱子道：「喲！箱子底裡只有兩碗小米了！」二麻子也站了起來道：「種地的事還好說，年前倘能弄到三萬多錢，多少還一還饑荒，下剩的也夠過年的了，過了年再種人家一分青，不也就可以活得下去嗎？」

冬日天短，說著，不一時已是掌燈時分，母子四人，胡亂吃了些稀粥睡了。次晨，白老寡起個絕早，從西鄰家借來一件新布衫套上，給大腦袋穿上昨兒補的衣裳，又把媳婦收拾的雞放在那一筐子饅頭上，用舊手巾蓋了。媳婦又倒了一碗茶遞過來，婆子接過喝罷，即命大腦袋提著筐子。來到賁府門首看時，只見三間大門前站滿了頭戴紅纓帽兒，下穿長統靴子的公人們。自知難進正門，遂轉到西邊，從馬圈的門進去了。

因白老寡與賁府住的近，所以同牛信兒王信素有來往，遂進王信家裡來。他老婆葉兒見了忙起身笑道：「喲！白媽媽怎麼來了？今天冷著呢，沒凍著？」一壁請安問好，一壁把火盆推了過來，又倒了碗滾茶給他喝著，回頭掀起自己坐的氈墊子叫大腦袋坐在熱地方。看了筐子，已會來意，便笑道：「媽媽給老太太請安來了？」白老寡笑道：「看哥兒來了，他可好？」葉兒道：「可不是！聽說我們哥兒一生下來就叫你老人家認了乾兒子，昨兒剛放了學。但也該先請老太太安才是。」白老寡道：「那是自然，就央大娘替我傳報一聲呢。」葉兒道：「媽媽不知道，我們這裡的規矩，凡是堂客們來，皆到垂花門回事房見管家奶奶們，他們再進裡頭去回，媽媽怎麼沒走大門進來？」白老寡念佛道：「我的佛爺！我不是不知道這裡的規矩，若走大門，侯門深似海，而且我也認不得如今的新管家奶奶們，所以就尋上大娘你來了，好歹照應照應呢。」說著，一邊拿起葉兒的煙袋，給裝了一袋煙。

葉兒忙起來接了，也回敬了一袋，笑道：「想是媽媽並非無事而來，其實我也沒有回事的職分，也罷，今日且破例走一趟看，這大冷天，你老人家也不是容易來的。」說畢，忙換了一件新皮袍兒穿上，吩咐他女孩兒代小兒：「給奶奶倒茶。」說著，把頭巾搭在頸項上，便出去了。

這裡白老寡擁爐而坐，同代小兒說話，問這問那。過了好些時候，葉兒方回來笑道：「今日倒好，老太太很歡喜，我一回媽媽來了，就叫即刻進來呢。」白老寡喜出望外，忙起身命大腦袋提著筐子跟了進來，葉兒道：「今日既沒回管家婆子們，索性也不必走垂花門，就從西北角門進去吧，只求你老人家快點出來，別只管嘮嘮叨叨的叫老太太不耐煩。」說著已走進兩三層過道穿堂來了。當時，上頭正預備著擺早飯，所以滿院丫頭媳婦們端著紅漆合子和盤子等件，往返穿走不停。一人角門便見滿目廳堂樓閣，不覺比外邊暖了好些。葉兒引著婆子，轉過賁老爺住的逸安堂的抱廈後邊，往東穿過門洞向南走了幾步，徑進老太太住的介壽堂西廂房裡來了。

此時，大腦袋的腦袋已轉了向，早認不出東西南北來了。只見上房廊簷下有兩三個穿紅著綠的姑娘們向婆子點頭問好。掀起紅氈門簾子走進來時，見正間北邊的八寶床上，放著一張大方桌子，左右設著坐褥靠背，葉兒悄悄的問時，地下站著的媳婦們便向東屋努嘴兒，遂即掀簾子走了進來。只見滿屋亮堂堂暖烘烘的，老太太正對著門，倚著靠背盤膝端坐，旁邊有妙鸞、秀鳳二丫環侍立，還有幾個小丫頭正色無聲的在門旁垂手站了一溜。

白老寡遂跪在地下請了安，老太太笑道：「老人家這大冷天怎麼來了？這兩年如何一向不見？」婆子忙笑道：「前年春天請過一回老太太安，也只因家裡窮，穿戴皆不方便，所以未能常來，如今禁不住想念，一則來瞻仰老太太慈顏，二則看我們的心肝哥兒來了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老人家費心了。」說畢，命丫頭們在地炕上鋪了坐褥，讓婆子坐下，婆子告了坐，坐了。老太太見大腦袋手裡提著筐子站著，便笑問道：「老人家自己來也罷了，又拿甚麼東西來了？」婆子忙把一腿跪起來回道：「也沒甚麼好東西，不過是窮人的窮意思罷咧！為的是老太太吃著軟乎，拿了一隻雞，給哥兒帶一點餚餚來了。」老太太笑了一笑，問丫頭們：「哥兒在那裡？叫了來！」丫頭們齊聲應了個「是！」去不多時，便聽有人跑的腳步聲，璞玉已掀簾子進來了。

婆子見璞玉頭戴貂皮帽兒，身穿大紅緞衣，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，走進來含笑侍立候命。老太太道：「你乾娘看你來了，不見見麼？」白老寡拉起他手來，叫著心肝兒肉，親了一下，摸到懷裡坐著，只管問這問那，璞玉一一答應著。白老寡正自歡喜親熱不完時，忽然喇的一聲響，如同頭頂上掉下來了甚麼東西似的，不覺大驚，一時忘情喊了出來，把璞玉推下去。慌忙站起來看時，只見當頭牆上釘著個豎匣子，面上嵌著玻璃，裡頭象個圓碾盤，下面掛的秤砣子往下一墜，匣內作響，好像娘娘廟的和尚敲鐘似的，一連響了十來下，接著又象打籬篩面一般，咯當咯當的響個不停。白老寡嚇得色變，璞玉先已忍不住呵呵的笑了起來。妙鸞、秀鳳等也跟著失聲笑了。老太太厲聲喝道：「這些孩子，忒沒規矩，老年人原不曾見過，一時碰著，如何不驚，這有甚麼好笑的！」正說著，外頭管飯的媳婦們搬進飯桌兒來了。

原來老太太早飯上不吃酒，所以把飯菜一齊擺著端上來了。老太太命秀鳳：「領著婆子到你們屋裡吃飯。」秀鳳便引著白老寡祖孫二人，繞過榻扇往自己住的屋裡來了。這邊老太太帶著璞玉吃了飯，閒坐吃茶。白老寡唾舌舔唇的過來道謝。老太太問道：「那裡的吃食不知道預備的怎麼樣，可有滋味？」白老寡合掌念佛道：「我也沒認出個甚麼來，只覺填進嘴裡就化了，奇香美味，妙不可言！老太太可真是福壽雙全的活佛，看這裡的茅房也比我們住的房子高貴呢。」老太太微微笑了笑：「你們的房子院子可還牢固？」白老寡道：「那裡甚麼結實，院子沒有門，院牆也倒的倒塌的塌，三間房子的一間又塌了。」老太太又問有多少牛羊牲畜，婆子遂哭窮起來嘮嘮叨叨的說個不了。咒道：「他爹的，大營子的馮傻子，說是要碾面，把我們獨一隻叫驢借了去，那裡碾甚麼面，原來是和驢馬掏蹬甚麼驢子，過了十幾天，我讓二麻子去牽回來，驢已瘦的走不得道兒了。馮傻子推著屁股送來，倒說是給

草料也不吃，想家瘦了的。」話猶未了，老太太下面的丫頭們，皆掩口而笑，有的背過去揉著肚子，有的跑到外間屋的床上打著滾兒笑。葉兒不時咳嗽一聲，要讓他出來，婆子卻若無其事的呆著臉，全不理會。老太太道：「我們家原也比如今好些，從我們老爺去世後，也就一日不似一日了。目今已是人不敷出。下面的管家們，也是一個個尋體面，爭名兒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勤儉聚斂的一個也沒有，所以如今也不似先前的了。」白老寡道：「我的佛爺！老太太如何這麼說，駱駝廝子破了還愁不出個驢轡兒？」老太太莞爾一笑道：「破也罷，不破也罷，我還能活多久，只顧為這個操心呢！」白老寡道：「我看著老太太比我還硬朗呢，就是擔水也還能夠，況且土罐子也能磨破鐵勺子呢。」

葉兒見他出言粗鄙，越說越上勁兒，又咳嗽了一聲往外抬了抬下頰，白老寡這才起身告辭。老太太賞了十多兩銀子，因又聽說沒吃的，吩咐命外頭的管家們送去一石小米，又說道：「老人家，你也常來瞧瞧我，我一個人，老了，也沒個投合說話的人，常覺寂寞。」白老寡忙磕了頭，謝道：「只怕老活佛嫌著罷咧，不然，在老太太跟前呆一天，也是無邊的福了。」

當時大腦袋早跟著璞玉玩去了，遂叫丫頭們去尋了來，依舊提了筐子，跟著葉兒，仍走原路，出了角門。剛走到馬圈穿堂時，頂頭兒碰著一位胖胖的中年婦人，穿著黑衣，頭戴皮帽子，領著個小丫頭走進來，向葉兒點頭冷笑道：「恭喜呀！聽說你今日高升了。」說著走過去了。葉兒登時臉色慘變，回身跟在身後說了好多話，才回來。白老寡問他是甚麼緣故，葉兒道：「這是掌內務的舒二娘，是二管家的老婆，說我越分行事，引了你們進來，所以生氣呢。」說著來到自己屋裡，白老寡取出五錢銀子相贈，葉兒笑著執意不收，說給他女孩兒買針線時，方才收了。白老寡所獲過望，歡天喜地的回去了，不提。

且說葉兒，進走了他們，回到屋裡，剛吃了一碗茶，忽一值班的媳婦來高聲喊道：「葉兒姐姐，管家奶奶在回事房叫你呢，快來吧。」葉兒聽了，吃了一驚。

原來老太太的女兒賁珠，適西河太守孟瑰，生了一女，因這年冬天，孟瑰赴京朝覲，夫人小姐在家，閒居無事，所以賁夫人回家探望母親，當日即至，因此管家媳婦們奉老太太之命，召集當值的媳婦們，準備迎接。

且說葉兒隨同眾人，來到上房前等候。不多時，只見璞玉在前引路，外邊的小廝們推一輛綠色方車兒進儀門來，放在大廳前跑出去了。眾媳婦這才向前排班迎接，打起車簾子，賁夫人便同著女兒聖如下了車，扶著丫頭媳婦們，轉過大廳影壁走進來。

早有金夫人帶著一群丫頭迎了出來，向前執手相見。姑嫂多年未見，分外親熱，握手說笑進垂花門來時，見老太太扶著妙鸞、秀鳳兩個丫環，在正房階上立候。賁夫人見了老太太急走了幾步，跪在階下請了安。聖如及跟來的丫頭媳婦們，也一起跪著請安畢，母女二人悲喜交集，皆流著眼淚，進屋歸坐後，老太太問過那邊的好，又說了一些路途上的事，拉著聖如的手，擦了擦眼睛，端詳了一會子，心中大悅。問了年庚，又叫璞玉來道：「這是你姑媽，沒請安？」賁夫人忙道：「早在大門上問了好了。」老太太又向金夫人道：「他姑媽老遠的來了，我們姑娘們還不出來相見，怎麼這等嬌起來了？」金夫人忙站起來道：「快叫姑娘們！」話猶未了，只見從榻扇後，眾丫環簇擁著兩位小姐出來了。

聖如抬頭看時，只見前邊走的一個，五官齊整，身材端方，光豔照人，視瞻敏捷，言語彬彬，料是深通書史，精誦詩文了。第二個，肌膚微豐，身材適中，滿面紅潤，深寓柔威，似已得了針黹之巧矣。二人齊跪下請了賁夫人安，賁夫人向聖如道：「這是大姑娘德清，是你表姐姐；那是二姑娘熙清，是你妹妹，今日有緣分都聚在一處了。」聖如一一相見，坐下。老太太笑道：「你們都是同輩姊妹，又不是遠親，雖說是異姓，卻都是出於我一個人，不要彼此見外，就像一家人似的笑耍才好。璞玉你過來，這雖是你表姐姐，也應該同你親姐姐一樣恭敬。你看！你倒象個女孩兒似的羞羞答答的，怎麼一句也不言語了。」璞玉笑問道：「姐姐今年幾歲了？」聖如微笑道：「十一歲了。」璞玉拍手雀躍的笑道：「那麼和我同歲了，豈知我不比他大呢？」老太太笑問賁夫人道：「這孩子幾月的生日？」賁夫人道：「是正月呢。」璞玉又道：「我也是正月，況且是正月初一子時之初呢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金夫人笑著啐道：「不害臊，誰是七月十六了？」璞玉忙向金夫人搖頭使眼色，聖如亦笑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俗語說『舅舅家的牲畜輩兒也大』，我便當哥哥敬你就是了。」說的滿屋人都大笑起來。璞玉明明挨了罵，一句話也回不出來，也只訕訕的隨著笑。

細細打量聖如時，見他烏雲照人，紅唇滴血，眼橫微波，眉彎秋月，寡言緩步，舉止中寓著難言之美，眉目間顯出格外深沉。

璞玉正在端詳，忽然丫頭們說：「老爺來了。」說著打起簾子，賁侯走進來。賁夫人忙起身同著聖如見了禮。賁侯說了些孟瑰赴京供職之事，又問其家中近況，德清等不好插嘴，遂拉著聖如入裡間說笑去了。

一時，擺上晚飯來，賁侯、金夫人請賁夫人到逸安堂去了。這邊老太太帶著德清、聖如、熙清、璞玉等吃了飯，老太太吩咐把東院影堂後邊海棠院的房子灑掃乾淨，叫賁夫人母女住下。因時已年底，俟過了年到明春，冰雪開化天氣暖和時才送回去。使命西河來的車馬都回去了。

自是賁府上下人等，都忙著預備過年。日子愈忙愈短，轉眼已是除夕，賁府族中子姪們，皆至影堂前聚會。

老太太坐著抬椅，從里門過來，大開祠堂之門，裡面擺設的極為精緻。聖如因初次在賁府過年，處處留心觀看。只見賁府眾人，皆男左女右分別排班，賁侯布奠上祭時，階下奏起樂來。老太太拈香，金夫人酌酒，賁夫人捧帛。等老太太叩拜時，眾家人這才齊齊跪下。三間大廳，一間抱廈，遊廊台階，裡裡外外，上上下下，跪了一地。花團錦簇，悄然無聲，但聞鏗鏘佩玉、窸窣起拜之聲。拜畢，老太太退入耳房坐下，給孩子、媳婦和下人們放了賞，才回內去了。

賁夫人等跟著老太太至正堂，自金夫人起姑娘丫頭們皆獻了各自作的荷包、針袋及金銀如意等禮物，俟散了家宴，才各自回房去了。